

在流夜走之前，卡修陪带他去了一个开满了菖蒲的山坡，并向他许诺来世会为他哭泣，离开的时候风把那些枯萎的菖蒲花抛到了很高很高的天空中，似乎这样就可以和远去的昨天无限倍接近。

诸宁/著

菖蒲焰

CHANG PU YAN



北方文艺出版社



诸宁/著

CHANG PU YAN

菖蒲焰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葛蒲焰 / 诸宁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317-2129-1

I. 葛… II. 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407 号

葛蒲焰

Changpu Yan

作 者 / 诸 宁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高 璐

封面设计 / 神龙设计 安璐 + 熙康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肇东市粮食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9.625

插 页 / 2

字 数 / 230 千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8.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129-1

目 录

第一章	拐角·····	1
第二章	菖蒲焰·····	106
第三章	羁绊·····	304

第一章 拐角

吊钟“tick,tick”走过第12个刻度。

坐在角落里的男孩紧紧抱着雪白的被子，瞳孔剧烈收缩着，逆转出这个被冷酷一剑洞穿的世界。

“Tick,tick……”

清晰而恶毒地刺入空气。

然后，时针与分针重合，12点。

“又来了……这种感觉。”男孩的手指深深陷入羽绒被中，脸色苍白得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

鲜血的颜色染着他垂在额前的长发，邪媚地化不开。

“咳咳。”纤细的眉微微皱起，他立即伸出手捂住口，感受细细的血落在手心时酥的感觉。肺里的空气仿佛被毒液浸泡过，抑得人喘不过气来。

“席纭。席纭。席纭。”

一声一声，如若在水里晃荡的年华，模糊不定。一点一点侵蚀着他周围的空气，温柔而残酷。

是梦吧，是梦。

梦境里有一个人，站在俯倾的天空下，纯黑的长发飘散在风

中，深紫色的菖蒲划开他周围的空气，一片一片，如同转瞬不见的蝴蝶。

脆硬的钢琴声飘荡在凌厉的风里。

“你是……谁？”

席纭听见这样的声线从自己口中滑落。

黏稠的风仿佛被抽了一鞭，黑发的男人的身后忽然长出黑色的羽翼，刺目的黑色如同被硬生生扯下的一片暗夜。

钢琴声蓦然肆虐，杂冗得像抵在喉间的刀刃。

眼角很痛，瞳孔似乎要被面前这个男人的惊艳撕开。莫名其妙的空虚拥挤在席纭苍白的心里，随时都会爆炸，幻化成12点钟的肥皂泡，一个一个，全部在冰冷的午夜撞钟声中碎掉。

“……回家吧……请跟我……回家……”

男人轻声默念。

“席纭……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会很寂寞，会很难过呢？”

光线……渐渐炫目。

“不要总是丢下我一个人……”

“你到底是……谁？”

该死！为什么我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呢？

男人缓缓转过脸，几缕黑发飘到眼前，纯正得仿佛会发光。

天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罅隙。

“……痕？！！！”

耳膜似乎被刺开了一个缺口，翱翔的风大片大片灌了进去。

但是地面的断口正在把席纭吞噬到某个未知的深处。
一片死灰。

痕……那四个月前死去的男孩，笑起来的时候眉角总是有阳光融化的味道，如此恬静。

席纭至今还无法忘记痕被车灯照得惨白的面容，眼里却依旧是仿佛会溅出的笑。

痕，夏天的时候……你见过……红色的枫叶吗……

那一年，我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整天坐在碧波荡漾的草地上，我记不清时间中停住的脸，想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模模糊糊的，似乎隔了一层氤氲的冷雾。

性格使然。所以我没有一个朋友。

妈妈发现我养成了一个嗜好。

嗜血。

五岁那年起，我就开始杀一些小动物，然后沾一点它们的血，慢慢舔舐，心里变态的碎片兴奋地穿梭着，我开始像一个恶魔，在白光里虚弱地发疯。

在每一个夏天的午后，我独自坐在老香樟树下，手里攥着一袋蝴蝶。

那是一种很美的生命，一生的繁华都将由鲜血铸建，由疼痛缔造。

我喜欢这样鲜活的生命。

于是我拿着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指尖，嫣红的血顺着我的皮肤流下，描出独特的纹路。

我冷笑，不知何时学会的表情。

打开袋子，用沾血的手捏起一只白色的蝴蝶，扯开它纤细的双翅，风神静静穿过，那片柔软的白色微微律动，染上我的血，颤抖得一碰就化。

我在把全部蝴蝶撕碎之后，很安静地一把一把往天上抛。

我的视网膜上接受到薄翼四散的一幕，血淋淋的美丽让我温暖。

一把一把。一把一把。

明亮的天穹似乎也染上了我的血，我的寂寞。

就这样抛开，断翅在我眼前扭曲成孤独与不被接受。

但是上帝把你赐给了我，痕。

七岁那年的夏天，我一如既往地坐在香樟树的阴影里，大把大把抛着蝴蝶。

时间从香樟树的缝隙中掉下来，我把腥甜的血扔上去。

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你，站在晃眼的阳光中，笑得心无城府。

出于本能，我别过脸把几乎要粘在你面容上的视线移开。

你笑笑，毫不在意地对我说：“喂，你就是别的孩子说的那个很恐怖的小动物杀手吗？”

……杀手……吗？我沉默。

“呵呵，既然不说话就表示默认了哦，那，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我抬起脸，耳膜还没能适应这个陌生的动词。……帮忙？……继续沉默。

“你看到没有？”你指着不远处的一群孩子，俯下身来神秘地对我说，“他们要跟我打赌，说要看看我可不可以和你做朋友。”

语末，你微笑，满世界的阳光就这样落在你的发丝上。

“……我不愿意。”

你仿佛没有听见，而是对我说：“就这样决定了，和我做朋友哦，我叫痕，你呢？”

“不想告诉你。”

“啊，原来你叫‘不想告诉你’啊？这个名字好长……那，‘不想告诉你’，去我家玩吧。”

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想把一个人狠狠扁一顿的冲动。

你拉起我还在淌血的手，回过脸莞尔一笑，然后和我一起向前跑去。我轻轻颤抖了一下，仿佛被你手上的温暖扎疼。

那个时候……心的某一处……在你的体温中……不为人知地沦陷了。

我恍惚地看着你的背影，你飞扬起的发丝如此美丽，我在那个须臾怀疑你是否是从太阳上走下来的天使。

从此以后，冰凉不再冰凉。

我不再嗜好鲜血，因为在你身上，我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华丽的守候。

我让你牵着我的手，穿过重重叠叠的菖蒲，穿过重重叠叠的黑暗，去寻找曾经遗失的过程，那些时间流过我们紧牵的手，带走了童年，却留下了你。

那一瞬，我跪倒在四散的蝴蝶中，忏悔着，心中的魔鬼感动得想发疯，于是魔鬼成了天使。

痕。

我全部的世界都将属于你，你活着的时候是，死了……也是。
全部属于你。

地面的裂口……越来越深。

长着黑羽的痕脸上落满忧伤。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啊……我也会寂寞，也会难过的，席纭。”

黑暗斩下。

“……痕……真的……是你吗？……”

梦醒时分，他睁开眼，看着苍白的天花板，独自轻语。
记忆瞬间退回了几格。

鲜血。眼泪。嘈杂。哭喊。咸腥的雨水。天昏地暗。

是夜晚，华灯初上。

痕躺在雨地里，红色的衬衫被染湿，像鲜血一般触目惊心。席纭跪在痕的面前，眼底一片空洞，痕艰难地抬起手，抚摸着他被雨淋湿的脸。苍白的嘴唇中遗落下一句话，被带毒的风托起。

“以后走路……要小心一点哦，一定记得看看周围有没有车子。……不然……就再也没人……把你推开了……呢……”

鲜血在痕消瘦的身下缠绕开来，如同散落的枫叶。

次日。

家族墓园。

樱花飘飘而下，落在湿冷的墓碑上，碑上细细碎碎刻了一行字，还有……那个人的名字。

古老的十字架铭镌在墓上，阳光切下来，把青石划分成明暗两端，就像是永无停顿的流离。

“……痕。”

席纭伸出手轻轻抚摸着碑上凹凸不平的字迹。

纤细的尘埃扬起，仿佛是银河摩擦过的深閤，再纯洁的笑容都无法将其湮灭。

午后两点的太阳昏眩得虚弱。

席纭默默站在原地，怀里的菖蒲安静地沐浴着透明的空气。一点一点的紫如此恬淡，就如同痕沉睡时动人的容颜。

席纭一直很享受和痕在草地上休息的那段时间。

那个时候痕总是睡在他的膝上，阳光灼在叶尖，温柔地释放着光和热。

痕睡着的样子很帅气，长长的睫毛深邃得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梦境，眉头纤细地锁着，就像一只被人伤害过的波斯猫。

看着他熟睡的容颜，席纭就会感觉到有人用血管缠住了自己的心脏，血管上布满了倒刺，稍一悸动，那些倒刺就会牵绊起急欲而出的撕心裂肺。

他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只是在痕睡醒之后，温柔地替他拍干净沾在制服上的草絮，然后再抬起手轻轻拂过他的额发。

嘴角上扬成樱花盛开时的弧度。

满眼的晴空万里。

似乎……这就是他和他的全部。

满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周而复始地过去；满以为自己和痕会停留在回忆里；满以为毕业之后他们会分道扬镳，就像离人过客一样，不着痕迹地从对方眼底滑过去；满以为褪色的身影不会留下遍体鳞伤的轨迹。

但是这仅仅是以为。

以为是不能成为永恒的，因为他不曾预料到，痕会如此突兀地离开他和他的回忆。

生活脱节。

席纭依旧可以想起痕死后的整整一个星期他就像白痴一样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怀里紧紧抱着羽绒被，似乎那就是痕。

痕出殡的时候他没有哭，他只是站在休息室里，隔着落地玻璃，隔着怜悯的人群，隔着哭天抢地的痕的妈妈，木然地看着，看到眼角有血淋淋的痛觉。

一片灰色的瞳孔。

痕静静躺在玻璃棺中，年轻的身影沉淀在身后深紫色的菖蒲花瓣里。长长的睫毛依旧美好，眉间依旧有受伤波斯猫般的表情。

痕如此安静，像一位最最高贵的人鱼公主。

把一个男生形容成公主，也许真的很好笑，但是痕的容颜……只有这样可以形容。

莫名其妙之中，人群的目光由怜悯扭曲成生者的骄傲。

但是席纭的视线却依旧始终不变，依旧如被掏空灵魂的傀儡娃娃般空洞。

他听见了人们在对指指点点地议论，依稀是说他没有良心，还有什么……都是为了他……他还……

席纭当时很想笑，想笑着疯掉，想用笑声砍死自己。

席纭回家之后什么也没说。

他疯掉一般撕扯着日历，一张一张撕扯着日历，一张一张，一张一张。

印着黑字的纸眉飘满了卧室，恍惚是那些阳光的曾经。

似乎感觉一能人拿着刀在他咽喉上割开一道一道细而深的伤口。

席纭歇斯底里地撕扯着日历，今年的，去年的，就是没有明年

的。

无数细碎的纸片飘满室内氤氲的空气，印着时间的纸交织着飞扬如同凌乱的去。

好几年的曾经。

没有未来。

就是那个时候，席纭明白了，他看着沉睡的痕的那种痴迷，……就是一种很独特的感情。

不是亲情，不是友情，不是爱情。

是这三种感情加起来都碰不到它指尖的永生永世。

是一种……酵母放多的感情。

他很清楚那种感情还残留在他们曾经一起休息的草地上，翻飞的草絮里还有痕的声音，痕说“我又考了 59 分”的声音。

今天化不开，明天化不开。

除非痕重新回来，回到他们的夏天里来。

背靠永恒。

但是死亡的高度也同样无法估量。

痕，请告诉我，背靠永恒和背靠死亡的区别。

请告诉我，我应该背靠永恒还是背靠死亡？

永恒是什么，死亡是什么？

是背叛吗？那么，我究竟背叛了谁？

背叛了谁的眼泪，谁的微笑。

“……喂。”

“喂，你不要再哭了！”

耳边有声音纤细地流淌过去，就如同彼岸凋零的恒星。

又是……梦吗？

又是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梦吗？

席纭有些牵强地笑了笑。

如果是这样，

那就不要醒来好了。

永远都不要醒过来。

人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感情动物，越不想回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会越放肆地霸占着他的神经，直到意识塌陷般沦陷在血液中。

痛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享受。

一种对血淋淋的感受可以证实生命还在进行。

席纭默然了，他不知道人最原始的状态是什么，他不知道解脱桎梏的钥匙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决定以沉默的方式面对轮回永无止境的螺旋。

哪怕有一天，烈焰会焚烧掉过去的一切。

只剩下骷髅上跳跃不息的磷火。

席纭忽然觉得视线很沉重。

似乎有什么，却无法捕捉。

席纭沿着墓碑慢慢滑坐在茵绿的草地上。

因为是夏天，席纭只穿着薄薄的衬衫，所以墓碑上的清凉可以沦肌浹髓地刻入他的皮肤。

萋蒲花瓣上的紫色一点一点洗刷着过去的阳光。

“喂。”

“喂。席纭。”

感觉到有什么朦朦胧胧的影子滑过他的视网膜。

不经意间就挑起了诧异。

几片黑色的羽翼划破了浑浊的空气。

轻轻地。

落到了席纭的膝上。

强烈的觥觥立刻缠住了席纭的意识，席纭很清楚那是什么。

不管是不是梦，这些会抽离出光芒的羽翼都是他的缩影。

席纭拾起黑羽，嘴唇被自己咬出了血。

没有勇气抬起头，然后问一句，我到底是在哪里？是梦里吗？

削尖的下巴被一只修长优美的手强制性地托起。被刷洗过的阳光义无反顾地流进了席纭不确定的眼底。席纭没有力气可以挣扎于天使的束缚。

他只能被人以半强迫姿态，看着那个温柔地在自己心脏上捅了无数刀的男孩。

眼角仿佛有沙砾划过。

他倔强地忍着眼睛里咸咸苦苦的液体，别过脸，品尝到自找的痛苦。

痕的指甲深深地在他细致的面容上划下一道伤口。

黑羽。

黑羽迷糊地洒满了纤细的草地。

“为什么躲着我？席纭，你为什么要躲着我？！”痕的面容上挥洒着大片的绝望。

“……”

“你不说话吗？”

“……”

“是因为我是一个死人你不愿意面对我吗？”

手指深深掐住席纭的咽喉，痕的声音里溢出惊人的感情。

就像是……变质的东西。扭曲的梦境。

如果说那是愤怒,不如说是悲伤来得更确切。

痕的颤抖原封不动地抵达到席纭胸腔内的那个跳动不止的器官。

远处天与地缝合的切口处,大片大片混淆不清的流云涌动着。就像一场不曾终止的午夜古曲。

这是一个漏洞太多的世界,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完美,只有宇宙之处的刻骨铭心疯狂地撕咬着这个千疮百孔的星体,想把最后一根缝接的线硬生生扯开,把涸辙之鲋的人类杀到成为曾经。

然后,吞噬掉又一个未完待续。

一滴血流下来。

溅到战争的焦土上。

然后再弹出来时已经分化成为无数滴。

每一滴血的心里。

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太阳。

席纭从那个有着长着痕的脸的黑羽天使的梦里挣脱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他蒙眬地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

周围不再是那片墓地,而是另外一个陌生,却又无限倍与熟悉拉近的古式宫殿。模糊地觉得记忆里似乎有相关的影像,转而间却只是一片蜘蛛网一般的徒劳在心间飘离着。

他看见有一个娴美的女孩子半跪在露天展台上,双手交叠在胸前。面容微微向上仰起,淋浴着一路流淌下来的月光。似乎是在虔诚祈祷着什么,更奇怪这个女孩居然一身宝蓝色的复古裙。

席纭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六个成年男人并排睡都嫌大的床上。而且还有一个沉重的物体搁在自己额上。

席纭把它拿下来，是一袋冰块。

“殿下，您醒了吗？”

宝蓝衣的少女从展台绕回室内，白皙的脸上微微有樱花般娇嫩的色泽泛起。

席纭恍然间觉得有些熟悉，就像在水里不断下沉的物体，你看得见它，却永远都只能木然地凝视它从指隙间滑过去。

“你是……”

忽然门外传来喧嚷的声音。

“你有完没完?! 不要跟着我!”

“可是我是你弟弟，我不跟你我跟谁?”

“凯，你闹够没有!”

喧闹的争执声硬是从厚厚的檀木宫门钻了进来，然后四分五裂在老去的空气里。

而那些生命……依旧年轻。

“凯，你声音放轻一点！这里可是殿下的寝宫走廊。”

“除非痕哥哥答应今天陪我一起睡。”

痕哥哥……吗？

痕……？

席纭只应按到全身的麻木像火焰般迅速盪了血液，刚才门外的对话像针尖扎着他的耳膜，一点一点酥麻的痛觉叩响着记忆的门扉。

好遥远的……熟悉。

“凯，你已经不是孩子了，怎么还要我陪你睡？”